春风已经苏醒（油 画） 刘旭春

雪还在下

○ 许金芳

辛丑腊月廿七，在雪景不常见到的杭嘉湖平原，下了2022年的第一场雪，手机上，满屏尽是雪中景。寅虎年初一，积雪还未化尽，初二早上雪花又悄悄光顾，直到初三上午雪仍不间断地扑向“浙里”，初七（上班第一天）早晨雪下大了，应了“瑞雪丰年”的兆头。

杭嘉湖平原的雪稀罕，印象中已连续几年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雪了。旧年底的那场雪过后，总算稍稍有了些许冬天的感觉。白白的雪花，停留在绿绿的树叶上，让惊喜与兴奋交织在一起。朋友圈刷屏的雪景，是城里的人对突如其来的美景欢喜的分享。谁最兴奋？我说应该是摄影人，他们会用镜头告诉你，见到雪的喜悦。就下了那么点雪，喜得摄友老蒋情不自禁。他信奉“雪落高山”，一早就开车百余公里，带着无人机上龙王山拍雪景，白雪皑皑、冰凌倒挂中还有腊梅花开放，那晒在朋友圈里的一组大片，使我点了“九百九十九个赞”。

意外的一场雪，让惊喜与温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冬日里一幅美丽的画卷。

我也喜欢银世界，玉乾坤，乘着雪还在下，穿了冲锋衣到县城中间突出地面的台基山，站在中央矗耸着五支罗马柱的高地看雪。雪玉龙飞舞，一会儿就把青黄的台基山拍白了，疏木茸茸中，让天地变了一种颜色。晶莹的雪花在凛冽的寒风中飞舞，轻轻地落在甘家港中，细碎的流水发出清悦的舒畅之音欢迎雪花，落雪结晶附着在河床边沿的卵石间，在草丛的幽深处逐渐拓展开来。雪愈下愈大，已不是飘落，而是无边无际地弥漫，洁白的雪花飞满苍穹，天地之间没有了界限，苍茫里，一时竟分不清雪花是从天上落下，还是从地上飞起，一应事物都在雪中变得模糊。

然而，最美的风景并不在雪，而是在雪中传递的暖流。正因为这场雪恰逢过年，人们在放松身心，享受大自然银装素裹景色的同时，将暖意传递进雪花纷飞的人群中。初二早晨我去行政中心早锻炼，一路看到：兴隆桥旁市民拉起了“注意防滑，安全行驶”的横幅；齐山植物园两名志愿者在对树竹覆雪清理；龙山街道的村道上，陆陆续续有10多人在铲雪，他们中有镇村干部，有村里党员，也有普通村民……很多人并不只是在手机屏幕上动动手指，让更多的人一起分享雪景与喜悦，而是付诸行动，将温暖传递给大众。没有人号召的自觉行动，是与这片雪景、与雪景中的喜悦相得益彰的。

初七，雪还在下，南方的雪，或许转眼就会消失。唯一不会融化且可引起雪球效应的，是暖流的传递。这是一场雪呈现给我们的动人景象。

飘香的猪油

○ 陈松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如果奶奶看着饭桌上只有那碗少油的甏里菜时，就会歉意地说：“真吃不下的话，去挖瓢猪油倒点酱油拌饭吧。”猪油拌饭，是那个时代没菜下饭时最好的待遇了。

那时，猪油须凭票供应，如果不凭票，我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可能任性去买。熬猪油最好用猪板油来熬。板油就是猪的体腔内壁上呈板状的脂肪。假如没有见过猪板油的，大概见过鸡腹腔内壁上黄色板状的鸡板油吧。买来的猪板油只须用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将它切成麻将牌大小，放进锅子里去熬，等到板油开始熬出油时，就要改小火熬。一边小火熬着，一边用锅铲适时地翻动那一块块“麻将牌”。也可以轻轻地用锅铲压榨“麻将牌”，透亮的猪油就会滋滋地涌出来，板油出油率极高，等到金黄的油渣再也榨不出油时，就用漏勺及时地把油渣捞出来，沥干。不然会焦掉，影响油质。猪油飘香，左邻右舍都闻得到。

板油榨剩的油渣特别香脆，奶奶看着垂涎三尺的我们，不舍得多给。只让我们稍稍解个馋。因为金黄的油渣是炒青菜、蒸水蒸蛋等的最佳伴侣。熬出来的猪油，金贵！盛在一个紫红色的陶罐里，为了能让熬好的猪油，能保存较长一段时间，奶奶会放一勺糖进去，搅拌一下，这样，即使暑期猪油也不会产生哈喇气。没有奶奶的允许，我们是不能随意去吃的。

那时的猪油渣也是厨房里的尤物，自家做的黄豆酱如果放入猪油渣炖，或者随便搭配另外的素菜，菜品档次霎时就会隆重起来，捧着猪油香的饭碗走到屋外，边与人聊天边吃饭，似乎也有了自信，觉得我家的小日子也滋润安逸起来了。

不过，只有板油熬剩下的油渣才有这高贵的身份。如果用猪网油或肥肉熬剩的油渣就没板油油渣那种诱人的香味了，猪油的品质也下降了不少。肥肉熬出来的油渣，不能完全把油榨尽，油渣的咀嚼口感很差。当时，街上小面馆里吃的油渣面，大多是肥肉熬的油渣，干挑面里用的猪油不用说也是肥肉熬的那种。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单位对面的小面馆老板很会做生意，出手豪放，便宜的猪油尽情舀，干挑面香气扑鼻，食客食欲大开，半年后，据说好几个人体检出来都得了脂肪肝。那年月，脂肪肝还是稀有名词呢。

油渣如此可爱，猪油就更具魔力了，简单说来，它与黄豆酱搭配拌饭，与酱油葱花搭配拌面或者拌米线，都能让人胃口大开，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心满而意足。如果清蒸鳜鱼上桌前，把沥干水分的葱丝和尖椒丝精心点缀在鳜鱼上，将滚烫的猪油滋滋地淋在葱丝和尖椒丝上，整盘鳜鱼立刻鲜亮起来、猪油的浓烈糅和着鳜鱼的清香，霎时就把人们的胃口全都吊了起来。一盘清蒸鳜鱼因猪油的加持就会变得更加富有灵气和生动了。

去年，年夜饭上不可缺少的细沙羊尾，为了确保真材实料，我们就自己做。我将猪板油去除隔膜用刀斜着片成饺子皮大小的薄片，夫人用早已搓好的细沙丸子作馅用板油薄片包裹起来，孙子孙女抢着让丸子表面滚上少许糯米粉，我用打蛋器将蛋清打成蛋泡糊，然后，将丸子在蛋泡糊中打个滚，入油锅炸至金黄色，捞出装盘，洒上白糖。全家人趁热品尝亲手裹的细沙羊尾，满口脆香的猪油下火热百烫的豆沙的油润香甜，给全家人极大的口福，幸福感油然而生。

老年大学的课堂上，国学老师正在讲“环肥燕瘦”的“环”，就是杨玉环杨贵妃。唐朝的女子以胖(肥)为美。杨贵妃就是一个胖子。身上的肥肉很多，白居易《长恨歌》诗云：“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凝脂”，就是凝固的脂肪，形容柔润的肌肤。福建德化窑是以烧白瓷著称的古代名窑。瓷质优异，胎、釉浑然一体，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因而，人们俗称德化窑白釉为“猪油白”。看来，古今猪油都有好口彩！

中医老友说：“适当食用猪油，有助于降火解热毒，还能滋养肺部，止咳化痰，护肝明目。”我说：“你去参加杀年猪活动，不要给我带土猪肉啦，就给我带两斤土猪板油吧。咸肉菜饭开锅时，我正需要新熬的猪油提香增色呐。”

噢！我已经闻到猪油飘香了。

那屋，那门，那小弄堂

○ 徐而侃

我不清楚奶奶是何年何月入住这间砖木结构的小屋的，我也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引领母亲跨进这扇全实木的家门的，我也没有考证过这条窄窄细细的小弄堂形成于哪朝哪代，但我知道：那屋、那门、那条小弄堂，是奶奶差不多一辈子的生息地，是父亲的成长地，也是父母亲结下终生姻缘的见证地，当然也是我童年幸福的乐园天地。

逢时过节，有一种思念，或是一种念想，无法静止，在我眼前，浮现的总会是那屋、那门、那条小弄堂。

此下，从湖城重返小镇，轻轻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木门上面，有点点虫蛀的孔洞，门角挂着霉丝儿，唯一的户枢，还泛着油亮的光泽。

我的小女孩儿，正使劲扒拉着门前那遮挡小弄堂风尘或雨水的木栅栏，欢快地对着打开门对我说：“爸爸，快让我进去呀！”门后的屋子里，是女孩的太婆、奶奶、妈妈正围在四方木桌上剥捏着虾仁，而小女孩已满头霜白的爷爷则站在她那娇小的身后慈祥地笑着。

这已成惯例了。每一个节假日，我们全家都会按时点卯般地回到这曾经的小镇，这条小弄堂，这间小屋子，敲开这扇陈旧的木门，来看望已经成为太婆的老人，我最亲爱的奶奶。

女儿现在二十九个月，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记忆，她知道弄堂后有天井，弄堂里面住着太婆。

我笑着逗女儿：“你是不是走错了呀？这里是我家呀。”

女儿抬起头，眉眼笑得弯成了一道月牙儿：“这里是萌萌的家。”

望着女儿跟我幼时九分相似的眉眼，恍惚间，我又回到了儿时。年少调皮的我，每次闯了祸，都会在这条小弄堂里撒丫子跑，然后从住在小弄堂里的邻居爷爷奶奶们家的前后门里躲进串出，奶奶则拿着尺子在后面撵追着我。邻居的爷爷奶奶们或是笑呵呵地看着我如一阵风般地穿堂过室，或是劝着奶奶：“算了，算了，小把戏还小”；亦或是“幸灾乐祸”地调侃：“呦，侃侃，又惹你奶奶生气啦？”

也曾被奶奶撵上，她拿着尺子打屁屁，但舍不得下狠手，打在屁屁上跟挠痒痒一般。我一边挨打，还一边笑，嘴里故意“哎呦，哎呦”地直叫唤。但年龄再大些后，奶奶便难追上我了。有时候惹得她真生气了，她就会把门给关上，门前拦上木栅栏，不让我进门。我则会扒拉着木栅栏向奶奶求饶：“奶奶，奶奶，快开门。我错了，让我回家。”

在我眼里这条小弄堂，就像是我儿时的留声机，那屋子就像是留声机上的唱片，而那一扇门就像是一根唱针，它唱的是我儿时的回忆，说的是我童年的故事——

时光轮转到夏天夜晚，奶奶会抱着我坐在竹椅子上，看着小弄堂里黄石壁上绿莹莹的萤火虫，吹着弄堂里面轻柔的风；下雨的时候，我会打开门，隔着木栅栏坐在门前看屋檐潺潺流下的水帘拍打在小弄堂青石铺就的地面上，溅起朵朵水花；每次我和邻居小朋友们追跑打闹，陈旧的木门就成了我阻拦小伙伴们抓到我的一座很难逾越的“城墙”，玩累了就回到屋里抱着四方木桌上的黄铜茶壶“咕咚咕咚”将薄荷凉茶喝它个饱……

蓦然回首，如今奶奶已经伛偻了脊背，迈进门堂的身躯多了一些踉跄，门口带着孙女的父亲也已是白发满头。而左邻右舍现已经是十室九空的了，似是这台留声机已唱到了终章。我和父亲曾劝过奶奶，跟我们一起回到我们湖城的新家，但奶奶总是摇头说：“这儿我熟悉，走得开。到了别的地方我都不认识了。”

我正准备移开栅栏却正迎上父亲的目光，他正拿着手机拍下了女儿扒在栅栏上欢笑的瞬间，眼神里也是充满了无限的感慨。是啊，这里不仅有我童年的记忆，还有更多父亲成长的记忆。而我们一家每年时不时地回到这里，恐也是因留恋这条小弄堂、这间破旧的小屋子、这扇饱经风霜的老木门，当然也更放不下一直倔强坚持住在这里的奶奶！而奶奶的不愿离开，恐怕不仅是因为舍不得这陪伴她大半辈子的那条小弄堂、那间小屋子，还有那一扇迎来送往许多人的小木门，更多的是守住我和父亲的念想，能让我们可以经常回来看看这个曾经记忆里无比温馨和谐的家。

“爸爸，让我进来，萌萌要回家了。”甜甜糯糯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而父亲也在听到“家”这个字的时候，眼睛里放出了异样的光彩。我笑着移开门前的木栅栏，站在小弄堂里的父亲一把抱起孙女儿，高兴地走进这间全家老小的人生驿站的小屋子——

“我们又回到家喽！”

半片红叶

○ 郑天枝

中午不困，放弃午休后，在妙西白鹭谷一个叫王坞里的自然村闲逛。因为客居在这个自然村有些久了，这里的年长者大多面熟，有些人成为朋友。原本想找些老友闲聊，却不见他们的身影。

原来，这些年纪在70岁左右的老人，要么在自家的田里干活，要么去给别人打零工，这是他们当下的生存状态。尽管年岁大了，他们依然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养老的成本，积蓄养老的“储备金”。除此之外，老人们还要力争多挣些钱，支持在城里生活的孩子，老人们知道孩子在城里想生活好一点，同样很不容易；所以，做父母的宁愿自己吃苦，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从“牙缝里”省出钱，驰援孩子在城里买房，以及孩子的孩子读书……每当和老人们谈及这个话题，他们苦笑的神情，我一直难以忘怀。

走过几户人家门前，大门或虚掩或紧闭，房屋四周，鸡鸭鹅和狗满地跑，就是见不到人。因为村里的青壮年在城市里务工，这些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或在城里买房子，或者租房子住，村里的楼房只有在周末，才能看见年轻人的身影和嬉闹的孩子。

如今，在村里留守的人，大都是年老者，还在土地里刨食的仍然是这些年长者。每次经过这些气派的楼房，我都会停下来瞩目片刻，人烟稀少的景象与之形成强烈的反差，让我顿生出莫名的感慨，却又无人可以倾诉。

这里的人，都是闲不住的忙人，似乎只有我是一个闲人。无人可以交流，就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漫无目的地闲逛。

满目青山翠绿，怡心怡情，风虽然有点冷，但因为是行走，微微出汗，似乎就会抵消了冷风扑面而来的寒意。

竹林深处，苍翠欲滴，仰望天幕，阳光倾泻下来，形成的光斑很美。想起来古时候竹林七贤的快意人生，竟然生发出羡慕之情。而今，我在竹林深处，被阳光拉长了的身影，使我的独处时光，有了别样的情趣。

四周高地不同的山丘，大多种植茶叶，以白茶为主，还有为数不少的黄金芽。就地转了一圈，皆是生机勃勃的景象。虽是萧瑟的冬季，茶树依旧保持盎然生机，它们以郁郁葱葱的绿，给冬天送来诚挚的祝福，给茶农们带来满怀的希冀。

十几年前，这些大大小小的山，杂树丛生，形成茂密的森林。后来，有人第一个吃螃蟹，开山种植茶叶，几年下来，赚得满盆金银流淌，率先发家致富了。如此一来，起先处于观望甚至怀疑的村民，亦步亦趋地跟着开山种茶和种桃。没几年的功夫，漫山遍野皆是茶园和桃林，热火朝天，蔚为壮观。作为一个客居在此地的过客，目睹了这样的变化，可谓喜忧参半。

继续往山林的纵深处行走，眼前的景色让我眼睛一亮：四面环山处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池塘，冷水清澈，微风轻抚，涟漪拥着涟漪，倒影在水面泛起生动的图像。

突然，一株梨树的倒影吸引了我的目光，树枝上剩下不多的红叶，在风中依依不舍的样子，让我有些感动。我连忙跑过去，选择不同的角度，拍了几十张照片，连走时还在地上捡拾了三十枚叶片揣进兜里，我要用这些叶片做书签。“红叶传情”这个典故，在此刻也适时地冒了出来。

这棵即将凋零干净的梨树，这些妙趣横生的红叶，让我找到了童年的记忆，此时的心明朗起来，沉重的肉体似乎开始轻盈荡漾。一个真实的自我，一个渐渐衰老的自我，在这一刻化为风轻云淡。我竟然一个人唱起来“让我们荡起双桨”……我毫无顾忌的嗓音，惊飞了树丛间一对鸟儿。

当时用手机拍下这些红叶时，处于兴奋状态，没有细看。晚饭后，整理照片，放大了细看，发现了一枚半片红叶，竟然像人的半张脸，依稀还有泪痕可辩……这让我震撼无语。

此时此刻，乡下的夜晚，静谧的感觉。一个人在茅庐，时空属于失眠和思绪混乱。凝视这枚残存的红叶，一直储存于脑海里的那个场景，在眼前一遍遍呈现——

伤痛欲绝中，在母亲的遗体即将送入火化炉入口处的那一刻，泪水模糊了双眼的我，突然看见母亲左脸颊有一颗豆粒大小的泪滴。我一把抓住灵车，俯下身子，看见母亲的左脸颊处，真的有一颗泪珠。我双膝跪下，用嘴唇轻轻吻去母亲脸颊上的泪珠；可是，我的泪水却再也忍不住……

这是无法拔除的痛！

不经意间相遇的半片红叶啊，莫非你是要给我某种暗示？

忍冬之恋

○ 紫 箫

两年前就认识它，从门前到路边。在这个干净的午后，在一场细雨中，我们又邂逅。

我伫足了，不由自主。隔着一洼水，我看到一簇簇红的娇艳的果实，在轻盈透亮的叶子上，像一粒粒耀眼的红宝石规则地排列着伸向半空，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枝干呈半弧，优美的滑开曲线，把最美的角度全留给了猎艳的果实。

我穷于措辞，那美得令人怦然心动的红，让我只能惊诧地忘了呼吸，我痴痴地立在雨中。雨滴沁凉落下，我恍惚也颤抖在枝头……

我无数次关注它，从春到秋，从夏到冬。令我诧异的是它的果实，无论长在哪里，它们的果实都是繁密精致，而且叶子与果实相处和谐，空间疏密有致，叶子无论是春夏的葳蕤，还是秋冬的黄绿疏影，一眼望过去，总能有错落有致的风雅，仿佛国画立体的留白，层层深入，别有幽远。

尤其那果实，从夏天开始结果，一直到深秋，随着气温下降，秋雨洗涤，色越发深，直至红得逼你的眼，唤起你心底无限的焰火。初冬时节，叶子不堪寒冷，都零落成泥，而这果实却牢固地附着枝上，商量好似的，没有“大珠小珠落玉盘”。

在寒冷的冬天，它们都枯萎地蔫在一起，颜色也失去红艳，变成凝固的血色，再往后颜色更是变得红褐，也不从枝上掉落。我曾经用手指触动，竟是牢牢的不松动呢，真是“宁可抱香枝头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到了春天，那历经沧桑的果实居然还在枝上，只不过颜色变成紫褐色了，与万物萌动还未发的初春之景，形成独特对照。冰融草长莺飞之后，春天的锦囊瞬间打开，各种花迫不及待地飞上各自枝头，于是姹紫嫣红的春嘹亮地登场了。忍冬花也优雅地开了，细密的花苞出来了，淡黄的，洁白的，交错排列。一场雨过后，花蕊伸出来，于是满眼都是珠光宝气，那娇娇嫩嫩的花纤柔地面向阳光，一簇簇地开满枝头。叶子善解人意，也争着把叶绿捧出来，像呵护美丽的仙子一样随它们轻轻摇曳。这时果实才从枝上完成使命似地告别娇美的花朵，悄然落下。这时，你又发现别样的惊叹，满树的美呀！洁白如玉，鹅黄如锦，翠绿如盖。这时，你才明悟它的别名之意：金银花。这么令人愉悦的花不仅养眼还是清热解毒的中药呢。花儿落下时，小小的果实又落枝头，鼓足劲让自己本色出演生命的绝唱。

这是怎样完美的生命轮回？一枚红的诱人的浆果，它们自然地开，自然地落，从来不放弃自己的美丽，哪怕由色艳到色衰。

于是，细细琢磨起它的名字：忍冬。是忍受冬天吗？这需要怎样坚劲之心才能不屈服于冬的淫威？冬天可以用白雪屠城，却不能以凛冽之风吹落枝头之香，这又是怎样一种气质与精神？它用夺目的红占据四季，却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摧毁它固有的自信，真是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生命啊！

雨继续下着，那一洼水几乎浸湿我的脚，雨点在头顶的伞上跳踢踏舞，万物都自得其乐……

悼蔡公

○ 朱 辉

辛丑岁暮，蔡公一平羽化西归，寿九十有一，时连日阴雨。

蔡公治文学茗学，所著颇丰，三十年来多承教诲，今日一别，甚觉惨伤。

其一

一朝解蜕挽应迟，卅载提携赖护持。
淡泊终身位耆宿，文章警世足良师。
流年风雨今归矣，往日音容宛在兹。
欲把生刍供悼别，苍天垂泪泣无词。

其二

衡门避世隔重城，斗室临屏淡劫争[1]。
致仕清风盈两袖[2]，居闲健笔慰三生[3]。
茗溪放目骅骝巷[4]，顾渚忘情鸥鹭盟[5]。
此别红尘无挂碍，唯余瘦骨自铮铮。

注：①蔡公曾久居吉山逼仄旧居，每日临屏为文，不问他事。②蔡公曾任市政协副主席。退职后，风淡云轻。③蔡公退职后著述颇丰。④蔡公是图书馆常客，也是已故徐重庆先生之忘年交，先生往来公园路图书馆和衣裳街竹安巷徐宅，无数次经过此路线。⑤蔡公长期从事茶文化研究，多次赴顾渚实地勘察。

报 春（国 画） 徐小丰